

东坡全集

第二函
十一册

東坡集卷之二十六

奏議

眉山蘇

軾東坡氏著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

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
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
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僞非苟而已臣伏見
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
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
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
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
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
利害之實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

盡而況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
不居爲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
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
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
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
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
府已

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問奏
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

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爲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
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讜頑狡

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曰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愼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爲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祗

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旣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
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
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
意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
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
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
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
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
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所

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畧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悵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汭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爲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

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爲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會上言其畧曰議者欲減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卽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以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爲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

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卽位已四年矣官冗
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常有不
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爲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
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
劄子奏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
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塋晉平公
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聽也辰在子
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
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
十五年晉荀躒如周塋穆后旣塋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
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

喪也無服者未塋而樂屠蒯譏之甚喪者已塋而燕叔向譏之書
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
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
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
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
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塋旣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
以諸侯五月爲塋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爲未塋之月不當燕
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塋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
罷秋宴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敎坊致語等文字準

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以四世祖... 人... 望... 不... 不... 不...
... 少... 皇... 不... 不... 不...
... 不... 不... 不... 不... 不...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
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
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群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
太史奏言當旱旣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
人君脩德可以轉災爲福故宋景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
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
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
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

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況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爲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畧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

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
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
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
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
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
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
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
以致數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杲誘殺平民十九
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

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爲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倖不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男女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爲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止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頽弛媮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也可爲仁乎大抵爲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